



橋窗茶話

中

1曾5  
47  
2





門曾5  
號47  
卷2

橘總茶話中

溪居氏

對馬

芳洲雨森東伯陽甫著

浪華

筱應道安道校

或問佛法真助政教曰文王之治政也先恤鰥寡孤獨之民佛子與其弟子立萬世衣食之法雖非公于天下然其所謂真助政教者實在乎此也耶  
或問佛法曰今世災孽償前生債不敢怨天尤人即今良善結來世因慎當懲惡自又豈非一椿保全愚蠢之訣竅耶雖是賺哄實出愛憫視慈母勅兒味鬼可知

佛家建明因果之說救濟天下萬世無數無量窮困無告之民可謂奇矣後世君子見其門徒妄費土木或曰為奸詐必欲滅法毀像以逞一時之快決非至理也陳繼儒大養濟院之言可謂得矣

佛家所謂方便二字余嘗註之云彼其有天堂地獄之說猶慈母之於頑兒說鬼以嚇之方斯時唯此為便宜故曰方便方便者猶言權也此說雖創于我實似的當古人譯為料簡固好然此乃方便之意非字義也方便和尚元是梵語古人注和尚二字曰以和為尚亦是此意

一部藏經一言以蔽之曰本來無一物

或曰六祖之悟同於擊竹非謂明詞義纔悟也曰甚善甚善已而曰其然豈其然同林姑言善三鐵牛棒殺四十餘眾曰偈

或問儒釋之別曰天惟一道理無二致立教有異自修不一又從而言曰佛子所為孔子不為孔子所能佛子不能古孝翁能知聖人亦能知佛子故其言皆著實曰子學古學翁耶曰吾學程朱或曰我國無聖人曰前有七聖後有五聖何謂無聖人乎曰其教如何曰其仁明武乎何謂惟一曰允執厥中何謂清淨曰被而能被之被之而不已則汙穢

除汙穢除則清淨復清淨者本原澄徹心能之明也  
正直者功效之着也  
神道者三一曰神聖仁也二曰寶劍武也三曰鏡明也  
我東尚質未有以文之者雖然深信篤行而有得  
焉則何必言語文章之為哉或不得已而欲求其說  
則求之孔門六藝之學可也所謂三器者本經也鄒  
魯所述者我註脚也人或雜以釋老異端之說  
者其去神道也遠矣

曰武內宿祢祖孫相繼歷世同祢故言壽三百歲  
或問古今當以何人為第一曰其管丞相乎觀其制

作皆非衆人所能

曰源義經智勇之人也不敢抗厥兄所從咸義士非  
常也天下至今憐之蓋以此夫

曰辨慶之於義經也間関周旋及其逃也殺身以杜  
追躡豈特智也哉

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争光可也曰  
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

葛亮異矣曰亮也乱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  
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

之素矣

或問中江與右衛門曰賢人也隱居近江隣里鄉黨  
稱爲佛子有所交爭必聚於其庭以質焉嗚呼無得  
而問然也問山崎嘉右衛門曰嘗爲沙弥於妙心寺  
并歲左右著闢異一篇貼於寺門還俗蓄髮可謂丈  
夫惜乎其未知佛意也然則程朱非歟曰否問伊藤  
源助曰余少歲時觀望儀刑至今宛在心目君子也  
問荻茂卿曰余故人也博覽文章域內無比第於大  
綱上有差心實慊焉問木下先生曰愷悌愛書教育  
英才則見之其他非吾所得而知也  
余童壯時米川儀兵衛中村迪齋藤井懶齋俱以經

學教授京師信從者衆  
霞沼與余同寓雉塾小於我八歲最喜成翠虛賦富  
山浮空積翠開煙鬟句吟賞不已一日問我杜詩中  
何者可意余答以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時霞沼  
年十四五今已將近六十載矣追而想之天稟所資  
敏鈍迥別有如此者可笑  
吾十五六歲時觀衆人議碁意以爲此是容易何故  
費心且未可輕言回家自商一夜次早對衆人曰如  
此便好衆人默想一回開言曰這等做怎得突然出  
吾所料之外頃口無言一人號玄珉者在傍曰汝亦

粗糙太過我等一看就明白的誰肯刊於法冊印行  
四方耶吾大愧服從此自信的毛病大減只是臨夏  
之際又生怯懼之心自斷不得回知苟非其人左也  
不好右也不好

有一箇忤逆子讀小學至子夏父母雞初鳴一章說  
道人道應該如此到次日絕早起來盥櫛完就到父  
母寢處去叫醒父母道天纔明再睡些起來也不遲  
何必催我他說道不是不是我從今早要行起孝道  
來父親你快些起打掃門庭母親也趕早打火煮飯  
如今人學道大半是這樣的了又有一箇說行道是

箇好夏只是要行則行不要行則不行便好只要一  
緊行道故此鬱悶如今人貪慾的多自家的錢財絲  
毫也不割捨的別人家的東西恨不得孽手搶奪這  
等人一介不以與人的時節行道不以取於人的時  
節不行好笑

日本人字義不通故讀書雖久識義理終淺有一人  
疑曰雞鳴問安父母還在熟睡之中日高而問則違  
於禮經爲之奈何此亦不通字義之過也有一奉使  
而來者到打廻番所下馬拱手問守者曰貴州何禁  
爲大聞者錯愕此徒讀禮記而不知禮意可笑有一

人馬取媳婦翌日領媳婦拜墓人告之曰古者取婦之家三月而廟見選擇吉日而行於墓不於廟非所宜也其人乃止此非不信通也惟講理不明故到此誤可惜打迴番所在對府城門之外

有比隣者北勤勞南遊蕩除日債主填門忿爭辱詈無所不至其妻不勝怨怒開言曰北隣勤勞卿不能學耶其人搖手曰彼則有終年之勞苦而僅獲一日之快我乃有終年之歡樂而只受一日之苦何可易也陳後主隋煬帝未嘗不以衣食為笑終至於亡國絕祀亦此類也

邊人到京言語京人笑之莫不羞汲京人到邊言語邊人笑之亦莫不羞汲在邊則不羞到京則羞在京則不羞到邊則羞此之謂無定見若夫君子則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見定故也

近得長寄書信有云痘瘡之輕者名狀元痘取其醫合以衆藥將竹管吹入鼻中三四日或六七日痘出謂之種痘閩人有李仁山者相稱善其術撫院令二三醫生就此學習吾意痘可種乎又安知種者易治而自然生者及難醫耶人之愚懵莫知其為妄噫

藤懶齋以醫仕久留米侯一日誤用藥餌告官自黜

終身隱居君子哉余十二三歲時人或勸學醫在姓  
高森者伊勢州名醫也一日謂人曰東坡云學書紙  
費學醫人費凡醫誤藥幾十遭然後困心衡慮得以  
成良醫之名余傍聽心駭以為折肱猶可人其可費  
乎自是絕念不學今而思之此乃童騃之見真為可  
笑然以余之鹿陋萬一策名藥院未必無懶齋之誤  
今則行年八十徒支鉛槧雖固無用於世亦得無害  
於人夢寢之間無愧于心可謂幸

昨夜見一劍客言其術甚詳及覆萬端無非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之說夫

藝者至理之所寓故雖一擊劍之微精於其道者其  
言暗與至道合可謂奇矣

間堂通箭或五千或六千以為定準則域內之人皆  
可以演習今則以八千為極所以人之絕望而射藝  
全廢也我之無有遠慮此亦其一耳

五月豎旗者何耶曰不知也我人為其支而不知其  
義者非獨此也是乃我俗之所以賢於漢亦我俗之  
所以不賢於漢賢不賢之間君子之所以審人情察  
風俗據請天理而為之政教者也

擊鐘一九九二九八三九七四九六五九五九四



蓋二九以下皆除十，以為數。此乃貝原篤信之說。其以子午為始是也。然不論晝夜以九為首，且以九為準者，未說是何義。

第一更三點閉門，第五更三點開門，鼓羅并用，更有五點點即鑼也。劉氏鴻書

出梅入梅，衆說不同。入液出液亦然。篤信以謂未必定其日子，似是但不知我國曆家有何所據相傳。據津州有梅雨理左衛門者，其家天井中有穴入梅時，水涌出，出梅時水乾，未知然否。

俗云杜鵑帝魂所化，故詩人墨客現於詞章，以伸感慨之情。我國歌人常為可喜之聲，殊無意義。

或曰：今人貪博學之名，不論何書涉獵，多者為優。徐而扣之，不過記得書名甚者。大學一篇亦不能暗誦，可笑之甚也。余為之赧然。

有一士人自出招牌，云惡札惡詩學問不熟，可謂乖巧矣。然與其誇張也，寧乖巧君子則誠而已矣。

頃聞近日有一才儒，頗有重名，喜立異論，引誘後生，彼其私淑吠虛之徒，相與慕劬，固不好程朱之說。如小學近思錄等書，束置高閣而莫之省。吾恐京師之學從此而大壞矣。

我昨夜看田舍莊子，真是識得莊子了，但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故，不可輕易印証耳。其人果能篤實，又說出這箇話，雖不是中行也好道。一箇高明透徹的人，物一部幾卷，真是難得之書也。若是輕俊，上有這箇話，竟是不中用了。何謂篤實？曰言忠信，行篤敬。何謂輕俊？曰如坂城，能諧家或京上作戲文的形容，人情說出，世態令人嘆賞不已，彷彿乎風人之旨，惟其輕薄，俊爽敗壞人心，縱是天花亂墜也，供一笑而已。頃觀田舍莊子，雖若能諧其中多精到語，此必一知道者所撰，只不知其何姓何名何居住也。天下人孰

不讀書，然讀書而能得書意者，千百中難得一箇田舍子，亦云。

你看着戲，歡忻愁惱，強暴戀慕，妖魔鬼怪，無一不備何等境界，何等多支。你在看棚上，嘻嘻笑語，搖扇吃酒而已。

觀諸戲場，且爲負婦生，爲義夫，莫不令觀者感心揮淚，稱贊無已。戲完則仍舊庸夫俗子耳，講書如我輩者，皆一優人耳，可愧有一儒講小學，演說孝弟之道，天花亂墜，有一丫髻進曰：太娘請，乃努嘴曰：我方講書，老婆子有何急？更喚此儒中一蠢賊也。

余一日遊以酌菴寒甚令僕回家取袍曰作一詩曰  
驢山山頂坐徘徊料峭春寒特地催莫道先生無盛  
服玄袍方自典家來

或問子多戲劇何故曰余素慕東方朔之爲人不敢  
願爲太先生故也

吾自飲食衣服以至宮室爵位絕無偏好故閨厨寂  
然家門無事此即可以質諸鬼神而無愧縱不及老  
莊閔尹以下蔑如唯平生最不堪者有四一曰詩惡  
二曰碁輸三曰身疼四曰錢無耳

曰余庸拙不肖素無片善之寸称但世人所患疝氣

痰火頭痛痔瘡等症一無所有稟質健康年將八十  
又早托侯家身無凍餒之憂長子雖凶次男三男可  
以保家女子女孫早已出閣孫兒非無箕裘之望不  
亦人生大快也哉王侯之貴素封之富非不盛也然  
非吾所慕也此皆祖宗遺德父母養育所致平日祠  
堂香火唯有拜謝不敢爲祈禱之言蓋器小量窄願  
欲易足故也

余十六七歲時與又新菴同詣高雄山賞楓就寺裡  
簷下柱子上各書二人姓名曰某某年某月某日  
遊此厥後常營懷抱不忌時又新菴在東武我客海

楮園茶譜卷中  
涯相隔三千里不獨會面難屢音信亦已踈濶歷三  
十年一日又新菴寄書云近登高雄二人親筆現在  
墨跡鮮明宛如日昨余追憶當年遊從之樂不覺淚  
之撲檄下也又新菴嘗宦陸奧顛頓幾載既而歸洛  
逍遙林臯六十有餘溘為泉下之鬼余鱗魚為鄉升  
斗絆身兼之風燭臨壙奄奄待斃壯骨盛骸化為老  
朽一生一死竟同幻塵何可言哉回念京師人積金  
堆玉少長輦轂一家團樂三明盞簪終不知驪歌之  
為酸鼻者自我輩視之猶如十八層中蠢蠢以靈垂  
涎嚙唾遙望天堂於芘芴之間顧乃徒知貪淫醉生

痰火頭痛痔瘡等症一無所有稟質健康年將八十  
又早托侯家身無凍餒之憂長子雖以次男三男可  
以保家女子女孫早已出閣孫兒非無箕裘之望不  
亦人生大快矣哉王侯之貴素封之富非不盛也然  
非吾所慕也此皆祖宗遺德父母養育所致平日祠  
堂香火唯有拜謝不敢為祈禱之言蓋器小量窄願  
欲易足故也

余十六七歲時與新菴同詣高雄山賞楓就寺裡  
簷下柱子上各書二人姓名曰某某年某月某日  
遊此厥後常營懷抱不忌時又新菴在東武我客海

涯相隔三千里不獨會面難屢音信亦已踈濶歷三  
十年一日又新菴寄書云近登高雄二人親筆現在  
墨跡鮮明宛如昨日昨余追憶當年遊從之樂不覺淚  
之撲檄下也又新菴嘗宦陸奧顛頓幾載既而歸洛  
道遙林阜六十有餘溘為泉下之鬼余鱗魚為鄉升  
斗絆身兼之風燭臨壙奄奄待斃壯骨盛骸化為老  
朽一生一死竟同幻塵何可言哉回念京師人積金  
堆玉少長輦轂一家團樂三明盞簪終不知驪歌之  
為酸鼻者自我輩視之猶如十八層中蠢蠢以靈垂  
涎嚙唾遙望天堂於茲劫之間顧乃徒知貪淫醉生

夢死不自悟帝鄉之樂即蓮臺也惜哉又新菴者姓  
石河男玄徹之婦翁也延享乙丑十月日七十八歲  
記

平田左仲謂余曰我家以使力進秩得為馬廻官所  
願以業傳家世得其人庶乎可以報君恩萬分之一  
也親故師在天之靈亦得忻喜於冥冥之中故日夜  
孜孜未嘗懈惰勿論子孫即踈遠之人有志來學者  
未嘗不竭力教授望其成材焉余曰人有五重曰君  
曰親曰師曰天曰地今子存心如此可以感動天地  
家門榮耀從可卜矣余家亦與子相類故平生諄諭

非不切至未知他日果是如何斯為憂耳  
吾欲使尔曹為儒醫焉儒而為醫之吏者謂之儒醫  
在上者也醫而有儒之心者亦謂之儒醫在下者也  
在上者有命不可以希而圖之在下者有志可以勉  
而為之古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勉乎芳洲七十八  
歲書示阿平古脇四賢

夫聖賢之道存乎書書之意在言言之義在字字學  
不可以不明然字學不可以徒得必也既能博學又  
兼能詩能文壇名域內如先生門下鳩巢等諸人者  
可以當中華人百分之一又難矣今世所謂經生家

者僅讀四書小學等書討論講說畧覺超出庸眾則  
抗顏為師以明經自負彼其字且不識意何由而通  
意且不通聖賢之道何由而明此乃所口者窮理而  
窮理之學未曾講也故其為學也固陋褊執見識皆  
窳終不過是斗筭之器耳豈非吾人之所當戒勵者  
哉余少歲時以明經為志如中村米川諸儒固不可  
以博學名之然其立身卓偉自修謹嚴亦可以為篤  
行鄉先生今則無斯人矣

一日告示童生曰圓機活法一書其在幼學最為要  
緊之物凡遇得題不管作詩與否須要開卷一閱熟

讀詳味譬如遇元日前三日看過一遍清明以下每  
節準此其他如草木禽獸天象地品每一觸目隨即  
開讀念念不怠積年累月活法一部可以不勞而藏  
於胸臆才學敏贍之道莫便於此彼聰俊英偉之士  
志氣太高不喜作恁地伎倆今以庸駘之資遽欲慕  
而效之所謂鴻鵠驚跳博一粲耳  
凡結師弟之契者雖在千里之外每年歲首一遭務  
致拜年之賀詞則可以知其安否可以知其任處又  
可以知其讀書不廢何喜如之有書必有幣古禮也  
或團扇一柄或扇子一把伴槭亦足矣儻或連年累

歲音問夔絕時有想及不無憂愁之念令尊長有所  
憂愁恐非子弟所宜矣

團扇伴槭恐或太輕曰不然余少年時與文人墨客  
結為詩社每月一遭輪流接待設饌果品極盡豐盛  
一遭甚於一遭不數年便廢又與同學寒士聚讀通  
鑿綱目夜深腹枵必奉夜消不過冷飯醬渣外有豆  
腐羹而已其內一人一夜徒設燒團外無一物坐客  
欣欣然笑曰從今以後儉番過此者有罰然年年相  
續長久不絕因知儉者長而奢者短也凡人欲送書  
信先揀幣物因致遷延年月併書信都無故幣輕者

長久之徵情義兼盡莫過於此矣  
嘗作柱聯記度曰人有求書柱聯者俗語有之曰欲  
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該在讀書余乃取而書之以  
與焉既而言曰凡人心不能無好不在此則在彼不  
在善則在惡為人之父兄者教其子弟以一藝半技  
使其心有所依托則邪僻之路自無由入故曰游於  
藝又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於己博奕猶可何  
况讀書乎小則識字大則知學向後勉為善人之望  
亦在其中矣余觀世之宦者其於子弟也所以謀其  
長久者深堆金積玉非不衷且大也然所為不得其

道始之以嬌養次之以奢靡游惰放恣玩歲愒日使  
其心茫茫然無所依托比至十七八歲情竇漸開則  
彈絲品竹之嗜是急飲酒宿娼之好隨興祖宗所遺  
隨手燬化至於破家蕩產而後已欲華其家而不知  
護家之法欲愛其子而昧乎成子之道故俗語曰富  
家無三世洵不虛矣有一為余言者曰京師有一人  
姓某房號某屋奕世傳家累葉豪富其教子弟務誦  
四書親戚相賙哀恤窮民家畜奇書異籍有人願見  
之者洒掃一室饗殮供給卒業乃止使人無聞市之  
煩寧為鑿壁之傭乎衆稱之為義門凡操觚磔流之



徒過之饒以鍋已輒曰今日又幸得一姓某也其平  
素好施從可知焉余曰此正合柱聯意夫貴官措紳  
之家其為子弟圖謀者往往輕忽而莫之講彼以市  
井之人多餘之贏所見迥然高出尋常之上勤於為  
兒孫遠慮可謂難得矣異日有良有司安知其無旌  
表薦達扶持風化之典邪感慕之餘援筆謹錄以藏  
之云

士大夫而與細民爭利猶且不可何況天子乎漢武  
好大喜功國用匱乏而興利之臣如桑弘羊之屬紛  
紛輩出雖有闢地拓疆之名而天下已壞矣蓋國家

本無匱乏之理而至于匱乏者未知先王量入為出  
之道也此理也上下同然今不探其本而唯利之圖  
利終不可得而禍殃隨生悲夫蓋好色縱飲者歿  
之兆也然未必盡即歿凶或之昏昧或之僥倖日玩  
歲愒而不知自敬終至於歿凶其於利也亦然可謂  
愚矣

或問今日王侯匱乏日至是何故也曰人有兄弟妻  
子同棲一處食未必魚肉衣未必細絹營攝未必華  
麗雖有進收之財累多贏少不能贍給不得已而至  
於借債那移救急目前此謂真貧者也若夫一歲所

入固足以養親眷而家有餘妾刺僕門有雜賓閑侶  
居未必漏也支營繕食未必乏也而求膏腴會則飲  
酣歌笑出則艷服誇耀如此而至逋欠日積催逼填  
門此謂無病而招災非真貧者此理也天下國家雖  
有大小之別無往而非一致安得有以此而說於今  
之王侯者乎蓋食祿之家一百石以上至于王侯苟  
能量入為出則各自充足何患乎匱乏大凡不論多  
寡使費之出於分劑之外者謂之奢侈以下為準不  
敢傲上此其法也

或問唐貨可得而禁耶曰衣服之制立然後可也曰

如今官有衣服之禁如何曰彼哉彼哉曰何其難也  
曰有三難三難之中細而言之千端萬緒  
曰變風移俗利澤後世非無一愚策焉不能大陳其  
義行將齋志以沒可惜

中庸云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余甚重斯言銘心刻骨自初學至  
于年將八十未嘗一霎而忘也但未得其髣髴耳昔  
有一法華宗善說法既而有犯戒之聞聽眾日退寺  
門閒寂一日陞座颺言曰檀越未見夫蓮華乎雖生  
於污泥而人必賞之者以其有香我因污泥也然所

說者蓮華諸君既有愛於其香亦何論乎污泥斯僧也  
也以污泥自居欲勸人以蓮華可謂不知內愧者矣  
然吾儕之講道也亦猶是乎

康熙帝一日行西湖地方見一縣令政蹟有緒大喜  
親書如臨二字以賜之

草創之初行幸西湖從官不過數十人不禁縱觀人  
或諫其太簡恐有不測之變帝笑曰有天命者任其  
自取何必防焉

曰思慮高人一等便為一等之人等而上之至於聖  
人高人不知其幾何所以為萬世之教主也

在昔人皇御世也自衣冠服御至於一切儀制靡不  
取法於齊國大哉聖人之量也夫君子樂取乎人以  
為善何必出於己而後為貴乎但其中未必無季  
世之陋規此亦不可不察也

朱明開國已來一代只一年號可法  
夫大將在外所患常在于讒毀內行回不得成其功  
也樂羊甘茂苟非魏文秦武安能免一篋之謗而守  
息壤之盟乎晁錯所恐或在於此而知七國妄動六  
軍親征摧枯拉朽可立而待此其所以已欲居守而  
使天子自將也豈料景帝之怯懦惑邪說如此之暴

哉坡公疑其欲固其身未必然也

古者各國異文故云非天子不攷文非後世同文之謂故下文云今也天下書同文後世更命更姓則改釐字書如洪武正韻康熙字典蓋亦同文之遺意也或曰科舉可行於今日科舉之法至煩至艱自漢以來歷千百年而後定唐有李訓鄭注弗思而致甘露之變今則吾子弗思而欲行科舉之法何其粗也他更姑且置之能立時文之式者亦且無有矣何況有難於此者乎

以材藝進者自文學射御以至書醫卜伶給以厚祿

終身而止此法一立則真材必輩出矣

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何等放肆何等驕傲又何等無智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亂世之所以為亂世舉在于此淮南子原道訓云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改也莊子云蘧伯玉六十而知五十九年非此則本於淮南子也

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勞心者養於人勞力者養人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主蘧伯玉家主司城負子家一有於字異義一有於字同意著眼

古文真寶吊屈原賦注康瓠瓦盆底也字須作的字  
看底的地三字本是一字隨方異音  
音書有某音某者有某某切某聲須辨  
或問三細六粗曰吾子今日何往某王宅日出門  
南走三十街拐角頭連甍重門周圍墜墻屋板上有  
大鴿吻就是他家塗中左有酒樓茶肆右有油房米  
市又有無限大家小戶何必一一細究乎  
文章巧不巧在虛字斡旋說話亦然譬如朝鮮譯講  
話句句是日本話其不通者失於斡旋耳  
明察者流于偽質朴者近于闇

宋儒之學務欲令人近於迂腐天下豈有不從乖滑  
處壞者耶  
異端邪說有別猶佛家言外道邪魔朱子大學序文  
說得分明

敬一字宋人以來專就心上說固當如此然春秋一  
時士大夫言敬者多學者逐一抄出體認周悉庶乎  
用工著實

林鍾史記作林鐘鼓鐘詩經作鼓鍾鍾鐘古字通用  
非誤也

盧照隣長安古意云鵝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

非一讀此兩句王昌齡西宮秋怨所謂含情字隱然可想  
 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  
 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云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二者  
 語雖相像意實有異司馬遷言為士者寧可引決自  
 裁不肯受辱于下獄也路溫舒言嚴刑峻罰人望而  
 畏之也

太史公游俠傳序以術取宰相卿大夫一柱獨行君  
 子一柱拘學一柱卿曲之俠一柱布衣之俠一柱閭  
 巷之俠一柱匹夫俠一柱侵陵孤弱恣欲自快一柱

大概言儒者亂法游俠犯禁而儒者或以術取貴固  
 無可言如季次原憲非不可貴然與夫拘學者總不  
 如匹夫之俠言信行果而緩急委命者也蓋太史公  
 蒙罪之時措紳比肩森列滿朝無有一出力極救者  
 遂至於腐刑取辱故痛憤之極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千古之下令人嘆惜不已耳  
 古人云做詩之法一曰做多二曰看多三曰商量多  
 夫三多之內以做多為首者蓋做不多則不積不積  
 則無用譬如田者耕墾愈多收穫亦愈多不積成何  
 用哉然專於貪多或胡乱成句或搪揆完更譬如射

者志在箭數而不欲中的亦成何用故每做一首鍛鍊改換必至于称心滿意而後止此謂詩家秘密藏初學者尤不可以不慎也又一等搜索枯腸自鍛鍊者此亦無益蓋看多者所以宏材料也商量多者所以求其心滿意足也是以三者闕一則不可矣或問哭曰哀慕追慕之與憐哀三者之心積滯于內情鬱氣結發之於聲小之為哼大之為哭於自然之理聖人因而為之哭踊之礼耳非強為也北野天滿宮二月廿五日有菜種供廟祀行哭俗不知其為哭也

宋時以道學自任不習舉子業如陳北溪名淳字安卿者不少觀于宋史道學傳可見矣此乃前史所未有也蓋非夫絕意仕進者孰能與此淳嘗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學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究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及託聖門以自標榜云云朱子嘗謂陳淳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尔

先生二字古者有單称下字為礼者如鄧先叔孫先魯有兩生王生賈生是也非如後世尊之曰先生則喜或以生目之則怒焉

或致疑於格物之學曰今世學者不知格物之義而  
泥於一草一木之說動或流於支離子之致疑於此  
固宜也章句有云物猶夏也詳味此句以格物為格  
夏以下學人夏先務為急之言參而考之則其為疑  
也渙然自釋矣蓋所謂夏者人夏也人夏者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而人夏中亦有緩急  
大小之序故先務之為急天下無理外之物雖一草  
一木之微至其所以然之故則固已固攸遺漏然此  
乃格物之極功在貫通之後日積月累之效有自然  
而得之者非所以責望於方學之人也嘗閱閩書陳

北溪學於朱文公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凡經傳史之  
所載紀綱制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  
之原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  
疏密難明之辨周匝究徹上徹下而於文公所以  
教無復遺恨由是觀之則朱先生之所教陳北溪之  
所學何曾汲汲放一草一木之微哉  
程子曰伯有為厲別是一理蓋遊魂滯魄為祟為妖  
亦是尋常所有之夏然非如因果之說  
敬鬼神而遠之不敬則或至於褻慢非也不遠則或  
至於諂媚亦非也



樞戶之轉軸開闔由之者也譯語比智紐容樞之曰也譯語津保

均是義也徇常而行謂之經時措之宜謂之權小權者近而易知至於大權如湯武放伐則非義精理明不能故曰未可與權蓋權者所以濟經之所不及者故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

陳北溪曰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轉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究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足盡得固極大無極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

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究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余以為夫子曰知為知不知為不知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孟子諸侯之禮未之學爵祿法制之未詳聞何曾有所欠缺於盡心處北溪此言恐或致支離之譏蓋亦未之深思也歟沛公之不怕項羽者以特項伯也謝安之不怕苻堅者以特朱序也

天下之有壽者無過於木故嶧山有禹貢時孤桐曲阜有孔子手植檜其他如泰山秦大夫松涿州漢昭

烈時大衆茅山許旌陽手植梅見於傳記者不少吳興鐵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時銀杏樹我州琴浦亦有一銀杏樹大殆十圍舟行者從洋中望之蔚如一山定是千歲外物世無好古之人未有為之記載者故人莫知其始植果在于何時知與不知雖是等閑然稀有之物來歷糊塗未免為之悵然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即肉屏風肉陳之肉  
二支皆揚國忠支

朱子以修佛者為槁木死灰蓋迹上斷也

科舉中固有晚達者唐杜德祥等五人同榜皆七十餘時謂五老榜其他可類推

龍樹菩薩理趣釋經不空三藏譯別有摩訶釋論議者以為非真經也弘法立宗專依釋論故鳳潭罵弘法為拐子而潭新立華嚴宗有寺在松尾南潭同胞三人或以傳奇或以諧詞俱有名于世

或曰觀我人之處支如小兒集而成戲也觀齊國人之慮思如剪綰聚而相謀也此非君子之言然默而思之亦非竅言矣

孟嘗君於邑註於邑短氣兒或曰短氣勞瘵病當勞瘵於邑并作短氣字義蓋煩冤愁苦之意國語以短氣為忿怒者非

余每讀中山靖王聞樂對未嘗不掩卷而嘆曰甚矣哉齊國人之多嫌忌使人不相保之暴也歷觀古今允其離間骨肉疑忌功臣弄小成大激變生釁多出於書生之口蓋賈誼治安策防骨肉如寇讐至于鼎錯激七國起兵大抵齊國人三代以上則尚矣及至季世質實少而華飾多良心薄而機智深所以有此失也漢至中葉其所以濁亂王室者非權臣則宦官及其移鼎也專由外戚於宗室乎何有矣如是則向之所以深謀遠慮者果有何益然所以致此者未必非宗室之罪也

有一才子焉自言曰以予屈于下僚可惜余日子以異才而屈自以為可惜宜也然以子之才鳴不平於詩章百世之下誰不嘆慕儻一旦貴顯廁於俗士之間隨行逐隊可不亦減價乎其惜也甚矣

宋史有川班殿直班字譯語久美戲文如玉筍班亦是同譯如觀世座今春座以漢語言之當曰觀世班今春班如人參座朱座者當曰人參務朱務

梵語和尚此名力生言師之力生長汰身又言知有罪知無罪也西遊記以和尚為尚者蓋戲語也

寇準曰雖有勅旨不得過三十万又曰受勅戒之蓋

天子親口之言曰勅旨。詔勅著眼。

子罕篇註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圈外程子曰權只是經也。朱子恐經權混為一支故曰以孟子之言而推之經與權當有辨其實非有二義也。宋時進士謁名規矩。

第一名承宣郎 第二第三 並文林郎

第一甲賜進士 第二甲同進士及第

第三第四甲賜進士出身

第五甲同進士出身

東按第四名以下無郎名蓋所謂不入流者耶可

考

思是思慕想是料想念是念慮有記掛之意憶是記憶然亦有通用者不可拘執懷舊懷古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本義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論語授命二字若不如此看則王業之言難解也

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鷦鷯見于郊祀志註

老子云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蛟子雷切股醉

平聲  
戰國時平交以臣自稱以足下稱爲人王者古今異  
稱有如此者

陸機文賦箴頓挫而清壯注箴所以刺前夏之失者  
故須抑折前入之心使文清理壯也頓挫猶抑折也  
文評有頓挫抑揚者似乎與此小異可考  
林道榮喜讀圓機活法自少至老一生不廢彼乃一  
時文人老長於詩自六朝詞篇至唐宋諸大家詩集  
莫不徧索而熟習焉然少有間隙則必手之不廢此  
則大有深意在日本人則當學之以爲法如揚升菴

論草訣百韻歌與詩學大成別是一意後進小子不  
知其源委恐有難成材器之患故絮切至此

歲時伏臘四字見于楊惲書中無注解

文官奉命東藩者當言天使今言勅使者非也勅使  
即宦官也

詩人用粧點字本出于家語如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勸君莫上青山道粧點行人分外愁是也譯語阿比  
志羅伊如樹畫松檜上有垂蘿下有花卉少加點綴  
然後可觀即粧點也

荆軻傳使工以藥焯之索隱曰焯也謂以毒焯劍鏑

也聖王得賢臣頌清水淬其鋒注淬燒劍合熟漬于水中以取利考之字書淬粹二字同音同意一从水一从火

徐中行有句云霞落高天衝赤壁霞標萬里落天台此用滕王閣序中字以落霞為霞之落如此者亦多蓋如俗語墜落來也一云蟲名可考

等間譯語戲子所謂奈牟天茂奈伊古登是也古人云煉句不如煉字煉字不如煉意煉意不如煉格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又云杜詩紅入飛花嫩青飯柳葉新若非入與飯二字則與兒童之

詩何異又云或曰煉字不如煉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據此三說煉字意不知矣蓋所謂格者雅俗之別是也

日本人廟門為華表者非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此乃豐鎬中原之制非以濱海之國為準滄池字可看然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其意則雖云海國又不可無也

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已乎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明黨兩目字譯語志古奈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更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吾亦云尔

鏗金曼玉千餘篇膾吞炙嚼人口傳頌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人語言此四句蓋韓退之自言也不入詩家選何病

蘇頲詩東望望春春可憐孫連云上望字向東望也下望字望春色也故人古云望望春春四字妙以望春二字爲宮名讀者趣味索然余以爲此亦一說李東郭謂余曰明詩如人大聲語此譏其咀嚼則無味也可謂善知詩者矣

余九歲時作詩曰寒到夜前雪凍民安免愁我倚猶可喜穿得好衣遊非不好也然念及凍民鮮有爛恤之意似若安分而以好衣爲言其爲器也小矣嘗觀杜少陵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白樂夫云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以予詩比之天壤間隔夫天稟高下根於自然吾一生所得止于此盖有定于垂髫之時者固不可得而掩飾也本詩云寒到夜前雪飢百姓何居我等還有樂著好衣物遊當時平仄不知亦無文字七

十九歲改作韻語以示子孫云因作一絕曰兒日新  
詩此日改只看點鐵未成金經年七十用工苦可笑  
聰明絕古今

古今以杜詩為第一其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行餘  
不失言外之意者以諸名家詩比見然後可知矣  
凡詩出於天才者藹然有自然之意讀之令人心爽  
神怡躍躍然不能自己若夫安排摹擬而後得者雖  
云巧妙終久厭倦令人思睡故予晚年案頭所置以  
陶淵明為首李杜為第二韓白為第三蘓東坡為二  
之下三之上優游吟咏於其間不知身之過老且老

一旦瑞鶴祥鸞幢幡笙簫之從空而來迎也若夫明  
人之詩譬如嬌妾妖姬素無天然之妙姿掩映修飾  
希求嫵媚非我所好也宋明人皆學盛唐然意思差  
矣

近世學宋詩者務於齷齪用工終身言之不過是眼  
前語竟無浩然之氣象學明詩者務於聲律竭力非  
不鏗鏘却無膏粱之滋味

小巧齷齪不閔風雅者不作可也縱不得已而作旋  
即附於丙丁不留於詩卷內此為上策余曾作一首  
示童生曰乾坤如許濶搏擊有鵬鯤何緣提巨筆僅



僅說螻蛄

允詩晚唐以下無詩以其用工於小處故也至于宋未率皆匠意琢句而成者其弊殊甚近觀詩人玉屑其評宋詩稱為精絕者固為不少求其金華殿中語未見一句譬如我國和歌變為誹諧准未曾雜以卑俚污穢語耳蓋唐則李杜為之宗而未流汎濫于晚唐宋則蘓黃為之主而餘派委靡于晚宋譬如聖門之學分而為諸子百家此亦難免之勢也

韓文公和皇甫湜陸渾山詩注劉貢父云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也有依韻在此一韻中耳有

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嘗觀一書詩評前韻少後韻多謂葫蘆韻

唐人取士以詩率皆以樂府為題如昭君怨婕妤怨出塞三曲是也蓋唐朝士子生平攻習專在于此所以多也

一種小說曰好事集載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盥手薰玉蕤香然後發讀曰大雅之文理當如是觀以上見于韓文註

人日城南登高詩云罇酒清濁共令徵前吏為注劉貢父云唐人飲酒以令為罰今人以絲管歌謳為令

即白傳所謂醉翻襪衫拖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  
爲令即公所謂令徵前吏爲是也徵舉也文海披沙  
卷三云刘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吏多十餘吏帝失  
色遂不復引是後沉約與帝徵粟吏約少帝三吏出  
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即蓋死後帝聞之亦怒蔡居  
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吏坐客不敢言校書  
郎董彥遠連徵僻吏數條不過數日即補外以此知  
文士當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忌也故鮑昭多累  
句王僧虔用秃筆以避禍悲夫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吳註契有左右左契在王

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司左契者任  
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蓋左契如典當家帳面右契  
如典者所持不馱不責于人者只看其不馱而不論  
來人之如何也○又云契之合適於符○不馱漢語  
票

同一機軸言厚薄長幅同也譯語比登波多

釋子生於西域雖窮一生之力所言不出於中國聖  
人之說余有十六字以爲儒教之斷案曰天惟一道  
理無二致立教有異自修不一

宋朝濂洛諸賢只要鑄出箇端正忠厚的人末世儒

者只要做箇伶俐乖巧的人非乎

天留保字即光棍二字天留是光保字是棍俗呼登  
呂保字訛唐話有光棍還將這光棍打惡人須待我  
惡人麼的話

我國人發語對尊長則曰茂於之即稟字也

楊子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尔及槌投仁義絕  
滅礼學吾無取焉尔吾於佛教亦云

逼死人命或以言語或以形勢其甚雖異與刃傷無  
殊故抵償不宥齊國之法然也我東人心大槩良善  
又有弄刀及噬之慮雖有逼迫不如齊人之忒毒彼

其自裁多出於不忍小耻未必由于言勢之逼迫故  
無逼死抵償之律此亦出于自然者也夫立法輕重  
必須審國俗而後可蓋齊國律書不可遽用于我東  
此其一端也

善教射者以鸞而不以殼

張芝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昏而染練之臨  
池學昏池水盡黑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所謂  
池水盡黑蓋洗硯也

韓文註云建中初日本使者興能獻方物興能善書  
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蓋芳野紙類也歟羲之制衣蘭

亭乘興而作用蠶繭紙韓詩云繭淨雪難如蓋紙之白者也

朝鮮人言語本於文字者為好其他俗下所用不據

文字者斥之為常言常言者在官者不敢出口雖是

文語少有差誤互相改正言之所以正也我國讀書

人相會句有文語酬應但我國讀書人少故不大興

或用文語而失本義者十有五六非如朝鮮其聖定

封以來上下讀書為業故一國言語必據文字讀書

亦易分曉矣

孝子不疑其父舜居于須臾之下責己以自愬者以

其不疑於父也嘗觀諸世疑其父與祖者多是不良之人也何得而望其忠孝乎

有一箇退糧人求福管神廟守夜七日忽聞空中語

云牟加之濃比登仁阿布夫登波波耶既而問閔抵

確日頗有一國侯駐駕登覽之際得歌一首字須比

登和多礼加伊比計牟古伊毛美知不能自收問諸

群下不敢應答適有其人坐發口誦云牟加之濃比

登仁阿布夫登波波耶乃大加賞嘆祿終其身

儒者之於老釋如周家之禦獫狁可也可嘆在老釋

可憐在僧道何憎怒之有哉

身者外也輕也心者內也重也外乎身而求安於心者君子也切切於身而不求心之安者小人也天下不祥者莫王侯若也傳世幾十累業榮顯非不高矣然必有子孫相殺舉家族滅之禍視諸漢唐宋可知矣豈能如殷虛一島窮民自開闢至无窮繩繩而不絕哉宜乎古之賢者不以天下為願也

丙吉知大體之言當時掾史一聞即服後世儒者或有非之者是乃一掾史之不若也

長城起於秦皇人咸言之而隸書亦起於秦則不言其他如稱朕稱詔稱勅等類後世相因至今未廢可惜其不夏仁義而不能與高周同稱也

抱朴子云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槌三折可見讀書人用杖指擿之法最不可廢也或云鐵槌一名丁馬不知出于何書

醫家除病曰治療无病曰平復大學所謂國治天下平亦復如此

鄧伯道弃兒可謂義矣然其繫樹而去何不仁也朱子作小學不錄繫事蓋以此乎

漢成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旗直臣晋惠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非賢明之主而有人君之言者蓋其

良心使之言也宋哲宗謂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庭手抵其奏於地亦是可謂愚者一得

讀書學文中國人徒為科舉之資使力射箭日本人徒為仕官之階故讀書學文之人未必是賢人君子使力射箭之輩未必是猛將勇士

讀書到忠義決烈處但作一場話說看過者是不曾讀也

郭巨云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俗語把再字放在話上著眼壺公云明日可更來更字亦同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則以利為本

夫老佛之言性不以故或以故不以利所以異于聖學也

子貢贖人不取金於府孔子曰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莊子曰君子不壞人以自成以此參彼可以見君子之公矣

木蘭代父從軍非刻木之丁蘭也

晉書云張憑勃率為理窟勃率字無明解不知是何義相如賦嬰跚勃率字書云勃率行緩貞似乎與此不相合

聖人憂百世如一日蓋智愈大則慮愈遠也小人及是

三代而降世祚之長莫如漢唐宋論其風俗則宋爲上漢次之唐爲最下蓋漢則王霸雜用唐則閨閣不修所以不及宋也就其大者而觀之可知矣如司馬晉者無一可觀以老莊行故也夫今王之崇尚輿情之趨赴綱紀風俗迥然不同不可以不慎也

韓非李斯俱事荀卿而非爲刑名法術之學李斯建焚書坑儒之策未必不爲其師論道之弊使之然也韓李二人以同門之契不免互相殘害亦可見其非

仁義之人也

曰孟光攀案齊眉古者席地而坐漢時尚然排食之案必低而小如日本人今日所用者或以爲案大非可齊眉或爲以案即椀字皆以後世觀之也蜀先主曰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葆與寶同即寶蓋也

陶淵明知晉將爲宋遂托言折腰以飯不但見機亦可知其有大節明人云

多僥倖之心者必有不救之敗是以商人傳家之短不如農民奕世之久故曰農民僥倖有限商人僥倖

無窮

未有茹毒而不死者也亦未有好酒色而不亾者也  
或問俗儒記誦詞章曰俗儒言世俗之儒非三代之  
儒也記誦詞章即科舉之學也三代以下凡仕宦之  
人莫不由科舉而進科舉莫不以記誦詞章為業其  
所以勤力不已者專在於仕宦而不在道能是之謂  
俗儒記誦詞章儒則謂之俗儒文則謂之時文皆非  
古也

或問虛無寂滅曰皆指心而言形而上之事也蓋老  
佛之學極其高則髮鬚乎無聲無臭無思無慮之說

而無綱常之實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云云當以孟子所謂  
實字為此序解大學乃下學人事之事異端之說所  
以其高過於大學也

或問術數曰術數者法術知數也一切以就功名之  
說即指權謀術數二者言也二字出于漢書鼂錯傳  
非併識緯言之術數也按漢書鼂錯傳注張晏曰術  
數刑名之各也臣瓚曰術數  
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  
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教論等失之道使  
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  
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質字訓作贄則委字當譯曰於久委雁之委亦同質字訓作身則委字當譯申太奴留言不有其身也傳奇即嘴上話學唐話者朝夕誦習可也若要做文字當由小說此亦不可廢也若大文字不在此例本國話有用漢言而失其本義者皆語轉而為之如風聞為沙汰辭讓為時宜踈遠為如在歡喜為珍重類是也

或問朝聞道曰如易牙善聞味及聞木犀香凡聞字不獨耳聞而已

曰人之於物也不信不疑則自無迷惑之病寧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無此亦是一理

有惡者有隙也為壽俗所謂做生日也

開阡陌王堂綱鑿注開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開阡陌朱文公言之詳矣

以功利誘之則人皆喜以道德責之則人皆沮君子不以其沮而廢其道德之責蓋誘之以功利則人欲日熾而禍必隨之責之以道德則善心日興而禍或有歸豈非自然耶

君子勤君以恭儉欲其益於國也不肖者誘君以驕奢欲其利於己也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

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蓋  
有三十年之通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者不忘蓄也  
宋徽宗紀脩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云云註俗謂  
曰二郎神傳奇所謂二郎神者見於此

橘園茶話卷中終

